七修類稿/卷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八 ◄

七修類稿
卷三十九

► 卷四十

蘇若蘭織錦璿圖詩

幼聞秦竇滔之妻蘇若蘭有《織錦璿圖》詩，言止八百，而詩可讀數百首，予以此特假文逞技，殆《玉連環》、《錦纏枝》之類歟。又聞成化間，北海仇東之色界句分其圖，成詩二百六十篇，心雖異而猶未信也。及見衍聖公藏本載唐則天氏記云，可讀二百餘篇；遂按圖求之，止可初讀數首而已。後見宋刻黃山谷序者云：楊文公讀至五百餘篇，題曰「千詩織就回文錦，如此陽台暮雨何？亦有英靈蘇蕙子，隻無悔過竇連波。」據是，可讀千首矣。予驚且歎曰：「是何女子之慧哉！殆鬼工耶？抑仙才耶？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？不可得而知也。」又二十年，復得一本，乃皇朝起宗和尚經禪之暇，紬繹是篇，分為七圖，一百四十七段，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詩至三千七百首，星羅棋布，燦然明白。某王府從而刻之，並具讀法，然其文之故典、人名、古詩、程語，絲紛網結，雖錯雜聯絡，而音律暢協，反復成章也已；七言雖似牽強，而三四六言，宛若天成者多矣。嗚呼！蔡琰、崔鶯，不過一文婦耳，世傳慕之，非以其行也。若蘭史載烈女文無可匹，真天壤間之異人耳。每詢士夫，圖亦罕見，況知其事者乎。特序而誌之於稿，略少抑揚，使他日讀者亦默而識之也。

夾城八景詞

吾杭市井，夾城巷口其一也。永樂間，其地有翰林侍講王希範洪，號毅齋，一時學士推重之，朝廷亦尊寵焉，疾而賜藥，卒也賜棺，惜四十二而終。嘗以其地為八景，作《卜

算子》八章。成化間，仁和教諭臨川聶大年，亦有聲當時者，又每題作《臨江仙》一章，皆工致也，然王、聶二集少刻板，誌收亦不全。今錄於稿：

孤月泛江秋，露下高城靜，期著佳人夜不來，坐轉霜梧影。吹徹紫鸞簫，寶篆煙消鼎，桂子飄香下廣寒，銀漢秋波冷。〈夾城夜月〉

驚雪噴高崖，雷響青天曉，剛道吳胥駕海來，勢壓滄溟小。兩岸是漁舟，潑亂飛春鳥，須言神魚去不留，五色祥雲繞。〈陡門春漲〉

宿雨漲春流，曉日紅千樹，幾度尋芳載酒來，自與春風遇。弱水與桃源，有路從教去，不見西湖柳萬絲，滿地飛風絮。〈半道春紅〉

斜日照疏簾，雨歇青山暮，白鳥鳴邊一半開，香靄和煙度。樓上見平湖，影隔春林霧，吹斷鸞簫興未闌，月照芙蓉露。〈西山晚翠〉

旭日照花林，鶯囀春風早，一片紅雲暖不開，無奈春聲攪。乘興且閑遊，莫待韶華老，隨意飛紅點綠苔，休著家僮掃。〈花圃啼鸞〉

積玉映空青，蓬島人間近，珠樹瑤花滿眼開，縹緲仙台影。便欲跨青鸞，直上三山頂，鶴氅披雲看下方，月白銀河冷。〈皋亭積雪〉

淅瀝帶秋，兩岸蒹葭響，何處漁舟螟未還，隔浦聞清唱。撩亂下枯槎，一夜苕溪漲，天目應添翠色重，回首看晴嶂。〈江橋暮雨〉

綠竹繞清流，草舍人家遠，幾處牛羊晚下來，煙外聞鳴犬。禾稼滿秋原，路向桑麻轉，簫鼓從教樂社神，歲歲長相見。〈白蕩煙村〉已上王詞，後聶詞也：

萬里碧霄雲散盡，長天孤月流輝，城陰空闊柝聲稀。試登高處望，露濕五銖衣。不見遼東華表鶴，人民昔是今非，驚鳥三匝正南飛。銀河風露冷，騎得彩鸞歸。〈夾城夜月〉

西北城如鐵甕，夜來春漲崩奔，驚濤拍岸撼昆侖。桃花三級浪，何處覓桃源。仿佛鴟夷乘白馬，潮頭日落雲錯，瀆祗川後亦消魂。琴高騎赤鯉，隨水到龍門。〈陡門春漲〉

記得武林門外路，雨餘芒草蒙茸，杏花深巷酒旗風。紫騮嘶過處，隨意數殘紅。有約玉人同載酒，夕陽歸路西東，舞衫歌扇繡簾櫳。昔遊成一夢，仍問賣花翁。〈半道春紅〉

一抹夕陽低遠樹，分明翠斂西山，蒼蒼松檜鎖禪關。疏鍾殘磬裏，倦鳥亦知還。穀口樵蘇歸路晚，六橋流水潺潺，行人指點有無間。天風吹散盡，露出豹文斑。〈西山晚翠〉

芳輔萬花圍繞處，軟紅晴點香泥，金衣公子羽毛齊。為憐春色好，終日往來啼。記得早朝花底散，金河草色淒淒，數聲隻在禦橋西。東風回首處，香霧滿長堤。〈花圃啼鶯〉

昨夜孤峰如潑翠，今朝玉立巑岏，瓊林琪樹間琅玕。蓬萊塵世隔，弱水竟漫漫。玉宇瓊台千仞表，群仙飛珮驂鸞，不知何處倚欄杆。洞簫吹一曲，鶴氅不勝寒。〈皋亭積雪〉

一葉漁舟吞暮景，夜來江漲平橋，蒹葭兩岸響蕭蕭。水村煙郭外，隱隱見歸樵。鴻雁欲歸愁翅濕，誰憐萬里雲霄，空濛山色望中遙。鍾聲何處寺，白鳥沒林腰。〈江橋暮雨〉

北郭秋風禾黍熟，牛羊晚食平田，一村桑柘起寒煙。田翁邀社飲，擊鼓更燒錢。處處雞豚泥飲罷，瓦盆濁酒如泉，往來東陌與西阡。雖言淳樸俗，自有一山川。〈白蕩煙村〉

子昂探梅詩

予過演福寺僧房，見趙魏公子昂親書《探梅訪僧》一絕句云：「輕輕踏破白雲堆，半為尋僧半探梅；僧不逢兮梅未放，野猿笑我卻空回。」惜公《松雪集》中失載，今寺已為墳地，不知此紙存亡也？噫！

甫似審言

楊萬里序杜審言集，謂其祖孫詩句相似者數處，不知尤有極似者，如「日氣抱殘虹」，即「日射江樓霧氣黃」；「明年春色倍還人」，即「錦江春色逐人來」；如「八荒平物土」即「八荒開壽域」；如「伐鼓撞鍾驚海節」，「撞鍾考鼓天下聞」；如「去歲茲辰捧玉床，五更三點入鵷行」，即「季冬除夜接新年，帝子王臣捧玉床。」

武后製字

唐史載武后製字十二：　〈天〉、𡈼〈地〉、𠎝〈照〉、　〈日〉、囝〈月〉、〇〈星〉、　〈君〉、　〈臣〉、　〈幼〉、　〈載〉、　〈年〉、　〈正〉。卻無釋文，而《後山叢談》中又多　〈初〉、　〈證〉、　〈授〉、　〈仁〉、　〈聖〉、圀〈國〉、　〈生〉七字，及讀《通志》，止是十八字，而無君、仁、幼三字，卻又益以　〈戴〉字，重一正〈正〉字，總計則又二十字矣。書且不同，《六書本義》亦以此「　」字為武后星字，似此增損書訛，恐兵人所傳之不一。且天作　，日作　，並篆文也；年作　，正作　，亦有作正者，授作　，亦有作　者，國作圀，亦有作　者，地字籀文亦有作坔者，星字崔希裕纂古而作，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。或武后當時所書，人自不考，遂以謂其創也。若以據史止十二字，則黃林雲《華嚴經》跋云：武后有證聖等字，乃桓彥範署名親校者，是出十二字之外矣。但因古所有而傳寫不同，今則據其所同者，書以釋之於右。

箕詩題蕉

舊聞有人如箕仙赴詩，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，箕寫一詩云：「袖裏深藏一葉青，知君有意侮神靈；今宵試聽西窗雨，欠滴瀟瀟一二聲。」可謂甚妙。此必生以詩名世者，可與八殺之詞類耳。

廢主詩

梁簡文帝為侯景幽於永福省，將崩，詩云：「寶劍藏龍匣，神龍逐陸居；有意聊思句，無情堪著書。」湘東王被害時詩：「南風且絕唱，西陵最可悲；今日還蒿裏，終非封禪時。」北齊高歡後主為周滅時，為詩曰：「龍樓絕行跡，鳳闕求無因；獨知明月夜，遙想鄴城人。」李後主歸宋後，念嬪妃散落，作長短句云：「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，羅衾不奈五更寒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。獨自莫憑欄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」數日後下世。楊溥為徐知誥逼遷於江南時，詩云：「煙凝楚岫愁千點，雨灑吳江淚萬行；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獨坐細思量。」宋徽宗在北時詩：「國破山河在，人非殿宇空；中原何日事，搔首賦《車攻》。投老汗城北，西江又是秋；中原心耿耿，南北淚悠悠。嘗膽思賢佐，顒情憶舊遊；故宮禾黍遍，行役閔宗周」。又「杳杳神京路八千，宗祧隔越已經年；衰殘病渴那能久，辛苦窮荒敢怨天。」右六主所詠，雖有高下，皆非聞蟆聲而問公私，黜大臣而不知者，甘於困辱而不能死社稷，此帝王所以貴德而不貴才雲。

富字義非

敖方伯英《綠雪亭雜言》，盡有高論，但論「富」字曰：「古人惟貴務農，故富從田，田以一口者，有田之入。又貴食之者寡也。」理雖是而字義則非也。蓋《說文》「富」曰：「備也。」《廣韻》曰：「豐於財也，厚也。」《禮記·祭義》注曰：「臣能也祿曰富。」未嘗以田字起義，而貴人口之寡，真可笑也。若貧字則如敖解，蓋分貝則貧，故《說文》云：「財分少也。」而敖何不證此。

湯胤績

天順間，錦衣指揮湯胤績，信國公孫也，誌大言大，武略少可，而詩文亦稱是。徐武公、李文達當國，曲意承奉，徐則以為狂生，李見其有大志，且通文墨，亦重之也。每自言：「士不脫穎而出，何見其才？使獨當邊方一面，必有可觀。」李因薦為參將守邊。一日，與友人正飲，聞虜人牧馬城下，遂勒兵出語友曰： 「某擒此胡來飲。」不意胡人大至，湯兵寡無援，胡直前，一箭而斃。時人遂傳曰：「湯一面，湯一箭。」數月後，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，忽有兵官騶從甚盛，來坐中室，令免供具，但索紙筆燈燭，閉戶而寢。明早，驛吏候起，寂然無聞，開門，惟見壁間一詩云：「手提長劍斬渠魁，一箭那知中兩腮；胡馬踐來頭似粉，老鴉啄處骨如柴。交遊有義空揮淚，弟侄無情不舉哀；血汙遊魂歸不得，幽冥空築望鄉台。」一時哄然。人以湯素好怪，而死亦有怪焉，殊不知胤績素已用物多而取精宏矣；又一旦卒然而死，氣血壯盛，精靈不散，魂魄安能無此耶？但鬼有形而詩有跡，亦可為異也。

賦新月詩

盧多遜當直，宋祖命賦新月詩，限用些子兒。詩曰：「太液池邊玩月時，好風吹動萬年枝；誰家玉匣開新鏡，露出清光些子兒。」此見《後山詩話》，《錦繡萬花穀》獨載其詩後二句云：「誰家鏡匣參差蓋，露出楞邊些子兒。」尤覺善狀。王禹偁當直，亦賦此，限敲、梢、交韻。詩曰：「禁鼓樓頭第一敲，乍看新月出林梢；誰家寶鏡初磨出，玉匣參差蓋不交。」古人以為模多遜之句也，殊不知二詩皆祖襲老杜「塵匣元開鏡」之句耳。《桐江詩話》，禹偁又作曹希蘊。餘忘年友處州王義中，少時同餘夜坐，因新月語此二詩。明日，王呈一詩云「風外空傳藥杵敲，雲邊微見桂枝梢；定疑今夜蟾蜍小，含出明珠口未交。」餘訝之，以其他日必成大名。惜為弟子員，不久下世。至今夢寐常思之。